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

論語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章

子謂南容節

此相南容之德器。非相其福澤祿位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賛語。亦是其用工夫處。

只一器字中。褒抑都到。

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或人所見仁字甚淺。不知其仁仁字。是夫子意中仁字。

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

佞字正是不仁。若在或人口中說仁字入微。則不佞二字。或人自下不得矣。若說佞字是不好字。則仁字又下不得矣。妙在或人口中。將兩字都成無知錯謬之論。下面辨折方透。首句焉用佞。是泛論。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爲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

不佞。正可爲仁之基。

子使漆雕開仕章

楊以任文 仕者。天下之所托命也。聖賢急焉而不可以不慎。**評**謂仕爲天下所托命。便粗淺不離天下。却不關天下。急與慎合看又妙。

仕原是性分內事。人自看壞耳。

羅萬藻文 仕學之途。惟聖人能一之。即賢人亦未嘗不一。但有淺深大小不同耳。若不一。則學非其學矣。

使原當可。說出意外。

使仕。只因其才可仕而仕。並無深意。到開未信一句。直能進取其大進到聖人向上處。出於夫子意外。故說人要在使仕一句中。將下兩層都撇入做兩蓋乾坤句看。是探竿影草。又是據地獅子。又是金剛王寶劍。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只為熟於禪。便看得聖人也蹺蹊。却不道聖人高於禪處。正無此鉗鎚作用。是

未能信。不是虛害鶻突語。只一斯字。可知漆雕開心目間實有所指。此所謂進取也。

只一信字。可知其自求之切。只未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所謂篤志不安於小成也。

的點漆雕開身分只在當下自不凡。

見之大志之篤進之不已不論已至未至不論究竟如何其此數義方見全理止拈一節便不得聖賢相兆之故懸空參解即墮禪魔著相仕字又落俗眼非真能體會人必不能使高脫與切實並至。

此題最是得程子見大意三字為難耳然今日持此論門風太峻矣看此理二字不知何物不是教外別傳便作宦途秘訣不則索性抛荒吾斯句一味亂道求其依傍篤志意著實地說已不多得。

【金聲文】聖門之士皆聖人所熟鑑也然亦有非常之想忽出聖人意料之外者其才可知其志不可測【評】只此已解與點亦復如是現在未來初機後箭皆有著落【文】想開所謂仕必非夫子所

謂仕云云。【講】解釋使說相關。與漆雕是目分兩。及未信境界參潤。直道得洞然無疑。爭奈一個斯字疑團如桙梗。種種皆沒交涉。便差排箇仕字爲虛實。不道此去倒俐三十年在。人每苦說字難下註脚。皆因斯字不確。未信處無巴鼻也。程子謂見大意。朱子謂篤志。一是橫處說。一是竪處說。上蔡不安於小成。只是兩箇反面耳。饒氏分作三樣看。拙矣。

【徐爲儀】艾千子謂說開非說其不仕也。乃說其可以仕。不負所使耳。最得。始之使以其可仕也。自見不足正精進處。益見其可仕。故說。不然。不幾與前使之意相矛盾乎。說從記者摹出。意不可盡知。謂見大意。謂不安小成。要不如註篤志一字。照來信意爲切。而兩意自可包。又謂吾斯未信。此實就政事推行處自反實際。非虛講光景也。時文衆將其斯逝者如斯等斯字。東塗西抹

談空說謊殊可厭恨翻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何妨矛盾亦原不是矛盾也若仍要講說其可仕卻小看了未信道理堯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要看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但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若實即所謂進取也若止就政事推行處講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時文謬指斯字渠自若隱然見豈可因噎而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看千子此論知其胸中已挨捺一箇仕字不下在

如千子之說信只信得可仕說亦只說其可仕開自信不及正夫子之信開都脫卻斯字講信字極其至只爲漢唐以下人物作

分疏。總不涉聖賢分內。

【金壺文】處世之業。苟有天人時勢以就之。何必其才有餘。亦多有以僥試獲成者。究其實地。未免小人僥倖也。【評】漢唐以來。只是這一班人多。故起人妄想。遂無人物也。

【田石來文館論】人苦科目資格限人進取。韓富歐范皆由制科。不聞人才復有踰此。徐晞況鍾皆由吏員累績才人。如水貯器。孟圓則圓。孟方則方。何有部吏散官。立期作相。如陳公甫吳康齋者。【評】若謂大小惟所使無不可者。其惟聖人能之。在聖人亦有度道不可行而止者。未可以是責陳吳也。但欲行伊尹之不顧天下。孟子之不見諸侯。先須有堯舜周孔之道而後可。今讀陳吳之書。溺邪非聖。惑誤後生。所學陋妄。而高自位置。目無君上。直謂之悖罔不道耳。

附此章文

賢者進取其大於聖心更有當矣夫子之使開非於開見小也而開之自見爲更進則其所見爲更大矣安得不欣然有當於聖心也哉今夫仕也者性分之事也而後世且以爲功名之途故三代以下無治功即無學術也雖一二賢知之士各由其所長非不足以與世相補救而意盡於無餘斯業終於有定君子不謂其功名之有所歉焉性分之中實有其瀰淪而難盡者矣聖人之門無求仕之學無不仕之學或出或處皆俟聖人之論定而授之其仕也其盡於仕者也其未仕也其亦盡於未仕者也有漆雕開者其可仕者與其未可仕者與吾不得而知也而夫子則知之深驗之久施之當其時謂開也可以出而仕矣自子使之而後知開之果可以仕者也而開故欲然退爽然遂也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嗚呼。此豈猶人之見也哉。天地民物之大。謂與吾身無與者。此其人先不能自見其身者也。俯視吾身。與天地民物。尚未得其親切之故。則其本原有疑焉者矣。古之人。以田間處之而不損其所本無。以天子投之而不益其所固有。誰則能大定如是也。亦求信乎本原而已爾。禮樂刑政之微。謂皆吾心可略者。此其人先不能自治其心者也。內省吾心。與禮樂政刑。猶多得其闕失之端。則其細微有敝焉者矣。古之人。一夫之不獲。而具曰予辜。一物之未格。而具曰予疚。誰則能精詳如是也。亦求信乎細微而已爾。夫信之分量不同矣。聖人信之而爲聖賢者信之而爲賢。信之各有其滿志也。而苐得一未信之意。則已爲賢之所不可域。而聖之所不能加。抑未信之境詣不同矣。聖人未信其爲聖。賢者祇未信其爲賢。未信之自有其殊

塗也。而忽見一斯爲未信之處。則已爲賢之所不能公。而聖之所不可私。以是知其見者大也。功業之卑也。其力非不足。而明囿於其先。規模因之以不遠矣。開非實見其大。其所謂斯者何得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分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曠然之識耳。此豈較淺深於疇昔者哉。以是知其志之篤也。治效之虛也。其智非不達。而器限於其外。氣象因之以不化矣。開非所志之篤。其所謂斯者何指也。其所謂未信者又何據也。夫吾人亦最難得此毅然之氣耳。此豈計成否於異時者哉。是意也。夫子嘗以微觀及門而無或喩者也。一旦得之於開。雖欲不說。烏得而不說。自開言之。而後知開之果未可以仕者也。自子說之。而後知開之未可以仕。而果可以仕者也。其使也。不病乎其未信也。其未信也。不病乎其說也。其說也。不病乎其使也。此後世以爲

功名。而聖賢以爲性分之事也。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原不是大呆子。祇因聖人神化莫測。信之過篤耳。然好勇無取裁處便在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韓慕文】吾儒亦豈能以無本之學。出而爲用於天下。然而淺深離合之際。則遂爲千古之分途。【陸】三代而後誰復論及此耶。然必不可不論。三子地位儘好。只見仁字難言耳。

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默𡙁子也。

仁却又不在事見得到此。方許汝具一隻眼。

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所謂見大意也。

仁字無不幷包。然三子之事功而夫子不知其仁。此何說也。可參

之。

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纔著一點私意。則事功皆虛妄矣。

一間未達。雖顏子難之。何況其餘。

此章論三子。與論令尹子文陳文子。不貫斷其於仁如何。而曰未知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緣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槩雖說至於治賦為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

三子展步。卽在其中。然非此章正旨也。

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

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迪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顏子三月不違仁。令尹子文却未知焉得仁。正欲做箇題目。使學者人思議。始得。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時文每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聖門重求仁。記者意亦主此。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論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一字自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首節

夫子每提回賜並說。煞有深意。

看聖人好與賜語上。可知聖道非知得盡。畢竟做不到。故知字最重。

孰愈一問是探竿影草不是閒評較見聖人造就子貢用處心切

聖門以問卽為事舍此更無教外別傳時多云卽以問論卽以知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節

論皆坐不明此理只要用字圓活之竅不覺隱然有箇西來大

意在吞吐間此便是禪學流入人心已久處

〔通講〕云云〔闢〕儱侗不死一切句下然自有喪身失命之地若

問某甲逃在某處曰在無十無二處在弁無一處在弁無卯無

問處

子曰弗如也節

自見不如與人定不如逈別夫子所與正在自見耳非斷決其弗

如也

弗如也句不是活不是奪不是回機反縱乃殺句也此句須殺得

盡下句纔有轉身之妙若但從上文引過作隨波逐流看都不

見金剛王劍作用。

此二句純是聖人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却須向子

貢境界火候中勘驗辨病分明方見聖人四路把截逼拶到離

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自知自屈只在當下勘驗。

聖人進人只在當下鞭策如與點悅開商賜言詩之類皆是自知

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也由此可至無邪如止

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

附此章文

與方人者方人就其所自知者進之也夫子貢喜方人而令之自

方獨不敵當顏子斯其自知審矣知之審則自治將不暇故夫

子敢進之。且學道而必損聰明。去知識。此其學之所以爲教。而聖人不然。聖人之道大而實。非聰明知識之至。則其於大也必有所歉。而本原之際無由窺。於其實也必有所遺。而散殊之分無由盡。故聖人甚樂得大聰明知識之材。而惟恐其聰明知識之不至。則爲之取其已至者以震其所未至。即其未至者而勉其所必至。正所以教聰明教知識也。聖門諸賢首稱顏子。其同科而相近者不乏人。而夫子獨與子貢相衡量焉。豈抑回以進賜也哉。蓋實以愈賜者止有一回。而可以知回者止有一賜。而他人所不得而望焉者。其知類也。其知類而其所以知者不類。所以知者不類。則其所知亦終不類也。何則。知之量無涯。入其中而取少取多。各有其自足之處。知之分有定。明其故而在彼在此。反生其自安之情。此皆足爲知累者也。而莫先於去其所

自足。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微子言。吾固知回之愈賜也
微子言。賜亦固知夫回之愈賜也。子則以爲此非眞回。此非眞
賜也。子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微賜言。子固知賜之不敢望也
微賜言。吾亦固知賜之不敢望也。子貢則以爲自有眞回。自有
眞賜也。回有回之聞焉。回有回之[illegible]焉。聞非加深也。而體常湛
於默識。斯出之也若何思。何思者思之盡也。借聞爲之引其端
而知輒竟其委。雖得意忘言。得言忘象。似於一之中無復推詳
而已。曲盡夫擬議變化之故。則聞一以知十矣。賜有賜之聞焉
賜有賜之知焉。聞非加淺也。而用素熟於億中。斯人之也有獨
得獨得者。得之少也。恃聞爲之開其往。而知即逆其來。雖緣感
爲應。應復爲感。似於一之外頗多旁達。而終不離乎將迎對待
之間。則聞一以知二矣。若是者。回果有眞回矣。賜果有眞賜矣

回未必負回賜已得負賜矣所謂愈者信不可愈而望者信不敢望矣弗如矣而予則回未也微賜言吾固知其弗如也分之有定者受之不可不順使回舍其靜悟而從事於推測之途回有所不必而未嘗無得於回使賜舍其思維而從事於自然之域則賜有所不能而先已大失其賜矣賜之能順受其分也吾與其順受者也甚之無涯者求之不可不深使回寶其明府而不必圖格致之功則理不虛集回亦有弗如之賜使賜養其探索而亦不必希神奇之詣則識有漸臻賜亦無終弗如之回矣賜之能深求其故也吾與其深求者也此又夫子所以去其自安之情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剛者兼質與學說

[illegible]此章非聖人論剛亦非或人問剛若是夫子論剛

或或人問剛而夫子答之便要講如何爲剛之體如何爲剛之用夫子未見剛者有之歎乃人才盛衰之感也中根之對或人絕未夢見故隨其言而折之此與管仲之器小章同解下半截只須實講根有欲故不得爲剛至於剛之如何如何如何仍不須說也

【評】慾之不得爲剛就根而言剛中之一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慾未可以盡剛也此理看得精甚

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屬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欲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即爲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然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界限已自分明耳

根也慾焉得剛有此病必然敗露自古無能瞞過者。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二句之爲仁子貢不知而言之非知其爲仁而故矜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强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

子貢理本無差但其語氣太自然容易處便是仁者之事惟其不知爲仁便見他不曾下手實體來故夫子抑之。

本是恕却說入仁字正見子貢不曾親切用功來於言語中自然流露。

子貢語近自然可見他工夫欠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

非爾所及本是抑語。

仁恕具此章鐵板不易之解但在兩邊口氣中呼唱不得以其理

則知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或欲并此二字脫離則又與說
毀註之過。
仁恕之義發於程子朱子以多字無字發明更無遺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夫子之文章是子貢一生家當到此得聞性與天道之妙乃為此
言。
文章可聞處然有工夫。
可聞正復不易子貢平生工夫都到。
不可得聞是已聞而知其不可得聞可知有多少工夫。
不可得聞正是聞後無盡語。
不可得聞有不言而不可得聞者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
聞者方知其難自以為聞者必非聞。

文章不是容易聞。然尚可得聞。性天不是全不言。只是不可得聞。可聞非容易。不可得聞非教外別傳。

陳際泰文非謂性不明。人無以爲生也。而特於道爲至尊。亦非謂天道不明。人無以爲立也。而特於道爲尤尊。**評**性不明則生有所不盡。天道不明則所以立者猶非其至。二者於人最切。但急不易明耳。豈僅爲其尊耶。若然則亦可聞可不必聞者耶。

教不躐等。專解不可得聞何。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啟禎時文。都混入宗門了悟去。

既曰言性與天道。如何又不可得聞。因有謂至言不作言會。貞聞不以聞聞。一派狐禪。得而混入矣。說者以教不躐等正之。解者又誤執聖人秘不肯言。又似有所隱者。此又程子所謂扶醉漢

也即如一貫之言。夫子呼參而言。門人未嘗不聞也。及曾子唯而門人問。則曾子得聞。而門人不可言得聞也。聖人豈隱門人而私示曾子哉。弟此言夫子原爲曾子而發。此所謂教不躐等也。曾子能唯而門人不能。此教不躐等之故。原在學者自己之得聞與否也。

文章性道本是一串事。但人之次候有淺深。故聖人之教有次第。若將文章看得太粗。性道看得太玄。則兩件都不是也。又說性道自無容言。聖人有顯有隱。則兩件之聞不聞都是聖人權術所致也。橫豎說來都錯。

有聞有不聞。便是教不躐等。然其可得不可得之故。自在學人。此卻是所以教不躐等之故。聖人初無機權作用於其間。只是因物付物。自有陶冶變化之妙。則又教不躐等之神也。須知教不

躐等。不是聖人有甚印板齋規功課。只爲時雨化之者雖得。然直至不屑教誨。而聖人全副精神原在。後人看得教不躐等四字呆淺。印之離之都。無意味。總爲心粗。不去理會所以然耳。說來止得教不躐等一句。不道四字中有多少人頭不齊在。有多少火候不同在。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偷爲次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

文章即性道。固是汕口禪。若謂文章性道截然不相關。又是瞌睡漢。子貢得聞性道。原從文章得力。文章性道。可知是一綫事。只是火候不同耳。得聞文章。然後可言性道。文章之可聞。亦是子貢分上如此。未必人人得聞也。有不知有文章者。有止於文章

者有由文章而上之者。有旣得聞性道而用功仍在文章者。此中節次等第。正自不一。勘透此理。則夫子之教言。子貢之見處。兩邊淺深前後都到。下半節道理。已無所不徹矣。

此章是從學人悟後見得教者用處老婆心切。

教不躐等是題理。悟得教不躐等處是題神。延平先生謂聖門曰用觀感變化人。多自有融釋脫落處。非言論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故呆詮不躐等。猶是將中人語。正須得子貢融釋脫落之妙。

羅文止文木長謂可聞不可聞。亦據子貢當下見得如此。終不能定聖人之淺深。此意更覺埀頭天外。

看得世間有文章之學。有性天之學。他人偏主。而孔子能全之。此似是而非也。世間之文章。非夫子之文章。其性天亦非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猶之說朱子道問學象山尊德性象山之所尊原非德性而朱子之道問學原是尊德性朱子未嘗闕一邊象山未嘗有一件是也。

不會問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問性與天道逆文章也不是極至朱子德性問學之言是自謙以勉學者後來竟摘此作公案橫分朱陸宗旨不知尊德性道問學如何分得朱子原未嘗離德性而只道問學若陸子靜之所尊只尊他之所謂德性耳。原未嘗尊得德性也。

[講附錄]勤於效法而失精微之意高談性命而忘經緯之端其於文章性道畢未有問也[錄]後世論學亦只此二弊惟程朱之教兩邊不漏耳。

後世講學只揀無言無隱與默諸章正是求深得淺。

子路有聞章

此章是記者貌寫活的子路神氣如對。

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耳。

只寫子路勇行耳。不寫其多聞也。

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爲未能行時候。

未行正是行時。未能亦正在能中見得。

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只重行。恐聞所以狀其行之急耳。

只是形容子路勇行到極處。惟恐有聞。正畫出他行前所聞之急耳。

此是記者造出境界寫生妙法非子路實事也。

都是記者答中設擬形容。非子路實事也。人但向惟恐二字着想。則末之能行句。先坐煞實事已死記者句下矣。子路實不曾有未能行時。即在有聞中事勢次第處。便覺得未能行。正見他一聞即行。一種火忙火急之象。如在目前。其妙只在逼節活看。但就一處聞處寫出全體精神。原說全體不說一處也。故必須從前際後際無間際處寫出來。仍要還他一處聞事。方是十相具足。

此爲子路寫生耳。若寫急勢行一痕未盡子路精神不活現。便不是記者描畫真身妙法。然子路與病亦在此。看聖人答問斯行章如何。時文只曉得贊不曉得記者言外微意。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文子實不足以當文即所稱學問亦非能君子學問之道特此二者亦人所難能故節取以當勤學好問之例耳

子謂子產章

子產未能盡是君子之道故曰有四則子產之恭敬惠義未即能君子體用全備之恭敬惠義也

行己事上養民使民是子產平生行實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玩四其字語脈則上四字自指子產到恭敬惠義字纔合君子說

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人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曰南陽有八百桑此孔明本領也惟夫子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是子產真面目若徒作學問事功泛論則春秋列國名卿皆用得著終是通套禮物耳

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看透此意方切子產平生

子曰晏平仲章

善與人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者其善交之道也徂徠士謂惟善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反爲善交贊語矣其意以善交中有聞道作用而久敬落宋人理路也謬說如此亦可笑矣余每見人稱楊顧論語合傳語甚不然之

【陳紫峯】晏子叔向皆以公室將卑立於權貴之側而皆能自免然爲叔向易爲晏子難以晉之諸卿猶有賢者間之不若齊之甚也故特表著之【翼註】析切晏子所交發論應有此特筆然題云善與人交文卻云善與惡人交矣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

小人庸衆都在。惟敬則無所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說。則其爲敬也純是機權作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病也。

【金聲文】君子於朋友。當事勢之變。道亦有將不能不窮而全始全終何遂無術。【評】道豈有窮時。道窮而用術。固知其所謂術決非道矣。【文】平仲所居則功利夸詐之國。而卒莫之忤也。所立則奸雄危疑之地。而卒莫之嫌也。【評】善向指久而敬也。他却以莫忤莫嫌爲善。自然以敬爲術矣。【艾千子】敬字只作淺淺看。色貌俱見。更無餘憾矣。久字再須鏤刻一番。乃佳。【評】敬字兼內外。然其本在內。故曰敬以直內。聖人從無兩箇敬字。今將敬字在作用上看。爲周旋世故之具。此看壞了敬字也。善者正善其敬。非善其久交。善其久而敬。非善其因敬而得久。今將善字在籠絡上看

與敬字分作兩層反以敬爲善之外飾機宜。此看壞了善字也。久字粘定敬字說。不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難。久而敬乃見其難。所以爲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今贊其敬字無餘憾。而惜其久字不著精神。是離久而言敬。敬字固不無餘憾。即久字另鏤刻一番。亦止添得一層機深堅忍作用耳。此看壞了久字也。論文之難如此。

郝京山魯昭公二十年。晏嬰適魯。見孔子。後數年。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阻之。孔子與平仲交已十餘年。而分誼落落如此。在他人責望當若何。夫子顧稱其善交。其寬於處友如此。而平仲所短自見。**郝**京山云云。徒見其胸中一團私心。故議論乖鄙。直不足置辨。張爾公辨其論未確。遂並欲洗釋晏子無沮封事。此又可笑。然則謂孔文子敏學好問。將不信有孔

姑瀆倫之事耶。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因文仲有知名。夫子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知譏此事也。故不云不知。而云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爾。越委婉越森嚴。俗筆竟斷其不知。失其意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首節

三仕爲令尹四句。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忘私忘家。舊令尹二句。是他爲君民分上。見其公爾國爾。合來完成箇忠字。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爲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

再斯可矣。只說思之道。不是議論文子。

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文子章 只說斯可。不甚貶駁三思。**評** 只論思之理。不甚貶駁文子。可也。以其意不直文子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貶駁三思。則其謬也。直誣畔聖人矣。而可乎。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評家乃併謂夫子未嘗明譏三思之不可。則將文子之三思。夫子之再思。可以並行而兩是耶。此種議論最誤後學。不可不辨。

子曰甯武子章

只論心迹。不及事功。方是武子之愚。

愚字只與乖巧字對從來萬死一生之事世之打乖者便不肯爲二氏之學講到極精處亦只是此理此武子所以不可及也成公之終復特幸而濟耳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亦武侯之愚也故小人喻於利皆智也君子喻於義皆愚也以此思愚愚可知矣

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爲者非大智若愚之愚也卽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爲不可及也卽使當日功不能成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人錯看愚字都作其知不可及矣

錯看愚字不中題解猶小事使人遂看得武子是與閻人所云詐呆子將謂權術作用之妙又在忠貞之上則大亂道矣

愚字從旁人比較而見武子固不自命爲愚亦非武子正面全身斷語也只在智巧者一對照便見其愚即其愚處便是不可及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不可及即是功利作用此見下人之所謂詐呆非武子之愚也要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其愚豈可及耶

徐敬業之死綱目予討賊之義不得以螳臂當車爲譎也人多於愚中譎作用狡獪乃深也黠也非愚也然武子之愚却不是寘頑懦闇之愚亦不是迂疎笨滯之愚須知其用自在

註云知巧之士所不肯爲武子不可及只在這肯字甲乙罔失足諸公只被一箇恥字誤

論到極處豈惟避難降臣自以爲知巧而不知其身爲狗彘即死難中亦有知愚之不同亦惟愚者爲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章

唐順之文蓋道非有志者不能進也云云【評】今不是無人只是無志不是無志只不見大意志不篤耳

狂士之成章乖內外說方見斐然全相

斐然成章煞曾用工夫來

裁之是就狂簡之章以為裁

子曰伯夷叔齊章

陳際泰文夷齊以禮繩物而纖芥攖為乃所以形自性之本夷齊以化齊性而售惡志焉亦所以居物情之安【評】如此則有兩般矣體用分矣須知清之中本如此所以為聖之清

畸人之清便有絕物自為之私看得天下人無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一可容而其為不是者亘古不可化惡之此便不是

聖人胸次。邈問聖之清。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於處人情處獨寬和。道又成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不可犯滓。此爲聖之清耳。當下一清字。將不念舊惡已具。非於淸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

【全璧文】以商受之貫盈也。亦既避之矣。及其濱於危亡。又爲之叩馬焉斯之爲不念也。【評】不念舊惡者。指一人之私。受之惡。天下之公。非夷齊之所得而不念也。叩馬亦不爲受。爲天下古今君臣之義耳。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斷在前。案在後。案後著斷語不得。

此辨直。非誅微生也。

顏淵季路侍章

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别說出一般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强到得盡處原無别事聖賢所志不離一箇仁字但其分量不同故其氣象自别子路較粗淺顏子較有痕迹故朱子謂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純熟展拓可到孔子地位此中分寸鑿然不是輕易搬斤播兩

子路曰願車馬二節

看圈外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意須與體會著他是甚

樣氣象。若將子路止說做負俠意氣。顏子止得箇謙虛長厚胸襟。貢觀而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

一部史記。沾沾於任俠貨殖。講好義作用。而不知其皆私欲也。一本老子。沾沾於仁義道德。講無爲不犯手。而不知其皆自私自利之極也。明此。方於聖賢用處不錯會。

若只在貧富上評品。看得子路僅僅賢於富而輕財者。則凡貧而慷慨者。皆可與子路分座矣。

伐施看得粗淺。便不是顏子景致。善勞說得空虛。道不是顏子工夫。於兩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正見求善求勞。其志甚深。較老安友信少懷。但略小樣耳。體會親切。方是亞聖分上事。學者心上事。

顏子所願無善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即二氏之秘藏耳。或曰

此正巧於講無伐施意。曰正為巧處有病在。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節

天地缺陷。正賴聖人補救。三句是聖人痛切心事。

歸有光文 聖人者無為者也。有心焉而已。**評** 聖人在位而神化行。曰無為。若夫子言志。正自有為。不僅有心已也。安信懷中。體用畢具。

看聖人三語。渾純一個仁字。當時只說得切至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觀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謂聖人之言也。若硬裝大冒子。便失之千里。

三句要道理大。不要言語大。即道理亦要隱然想其大。不要侈然表襮其大。纔有一點恢張妝扮要他大之意。其道理已不大矣。

須知是夫子家常語句。不覺流露天地氣象。

崇禎間墨卷。下者墮坑落塹。上者不過張大出王者經濟來。此似高而實卑也。聖人所爲。如化工付物。豈待設施哉。與點一節。便是堯舜氣象。但用處有盡與不盡。要其本分不損毫末也。

聖人不得志。堯舜氣象自在。

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信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信懷法施在。無此也安信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子曰十室之邑章

不如語氣。純是一片誘掖勉勵深情。一經俗手臨撫。便似聖人絕世自贊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八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九

論語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illegible]夫雍可使居南面者。以其簡耳。而顧以伯子當之。[illegible]首節中安得便有簡字意。仲弓安得便有他心通法。知夫子之許可因簡而以伯子當之哉。此正秀才粘皮帶骨不通處。

首節先主簡字不妥。看可也簡三字。夫子就其問而節取之詞。末肯以簡而取伯子也。使仲弓別問一人。夫子亦以簡論耶。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節

仲弓一問。夫子一答。仲弓又一辨。此問煞有意理。此辨簡之源流。以防滲漏。非以敬與簡對論也。

敬爲學術事功之本。

居敬之簡。不是省事。得其大小輕重先後之序耳。

居敬有居敬之義。行簡有行簡之義。

程子居敬則其行自簡。理本一串。雖然如是。語太高太直捷。恐學者依之有病。故朱子列之圈外。而本節註中。用如是而行簡。頓出而字一折。謂天下原有能敬而未能行簡一流人也。此處人多混過。

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截。故朱子註中補完而字一轉。始無隙義。

須知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兩行簡字同。而事理景象自別。人只說得所居不同。便是顢頇過去。

參證 方其穆然不動之地。一念萬幾。眞若有紛賾不遑者焉。故

紛賾定也【評】居敬說來不的。他看得敬字憑勞擾危苦。所以要打破敬字。【文】結繩亦曰遠矣。孰能勉而效之哉【評】非竟看得他是第一倚。【文】盛王攬御世之權。則臨淵集木之懷。但隱隱可以自知。而決不示諸形迹。使萬物遂得以觀其淺深【評】敬不可見耳。豈不示以愚天下哉。也只是看敬不濟。此種見解。都是二氏之害【文】惟敬以運其先云云【評】敬不僅先。終始皆是。〇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即居敬之行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率而已。此於敬字不的。運行簡都說不著。緣他於敬字一向厭薄。不曾見真面目來。

子曰雍之言然節

然字與上可字相照。然字中有兩重公案。要見仲弓未喻可字一

層所言之理默契一層。一以印證仲弓。一以完語句滲漏。

第二節註云。以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是辨伯子之簡。正勘驗自己則然其言。仍是證明其可使也。故朱子謂亦見可使南面之基。須見聖人語意前後交通處。

要見得此句是夫子意思。不涉仲弓事。

子華使於齊章

楊以任文 請粟辭粟。爲友良也。爲吏廉也。聖人豈傷其意。云云

評 聖人明斥其非。此却做就他推廣意。豈不誣聖言乎。滿肚皮奈何不下這一部史記憤懣肝腸。看得一班俠客畸人。爲世間絕頂人物。不難將孔夫子說話。當假道學常談。看此種趣識。誤學人不小。

須見聖人看道理之活處事體之精。使二子不覺爽然自失之意。

千世題文 自世之衰也。天下爭以粟為重輕矣。以粟為重輕。知有粟而已。遑恤其他。**評** 士人取與之義。廉恥之心。被司馬子長數壞盡。今日慕賓遊客。誰不以遊俠自命。貧士責望於友朋。燕客干求於津要。得志則侯門之鷹。失意即喪家之狗。讀知有粟而已。遑恤其他。亦當惕然汗下乎。

首節

金聲題文 冉子必周於此。此世俗之善事。而非仁人君子之所難行也。**評** 不論難不難。止論當不當耳。若以難行為事。將可不行者而亦行之耶。**又** 子華非不敢自請者也。冉子詎不忠焉。**評** 子華雖欲請。不敢自言。亦禮也。況只論夫子用財之義。不重子華。

子曰毋節

只一毋字。已說盡不當辭祿之義。下何又曲為廉者設法也。本句

意重下句意輕。本句直。下句曲。本句是身。下句是尾。本句是正論。下句是轉語。一字爲句。須畫斷看。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章

俗講謂聖人必無稱其子而罵其父之理。故宜以混略之。此皆村俗世情鄙見。聖人引喻論人。有何忌諱周旋。以牛爲罵。亦後世習俗。當時用牛爲名號者多。如唐宋人稱龜字。直至近年爲惡名耳。騂角與犂毛色之美惡。豈卽罵耶。喻其寔耳。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違字只略斷一斷。

顏子亦止有違。故云三月。三月雖違。亦只少斷耳。

顏子未違一間處在此。

心齋坐忘。故是老莊家言。今人多引爲實証矣。

【節題】夫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者，較以久暫較哉。【[illegible]】不較久暫，何用下三月日月字。【文】許回之於仁已得之天機坐忘之表。則豈必其時之久而後足以見回。【評】只二氏有此契勘，聖賢實從離合久暫處體驗來，不違與至便有別。三月與日月正有別。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即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不同。不違與至，皆有工夫，只是下工夫處不同。其中有同原處，有天懸地隔處。

附此章文

有大賢之仁，有羣賢之仁，異之於其心也。夫仁一而已，而心之不違與至則有異。三月與日月則有異。夫子分論之，正所以深勵之歟。且自人有心，而仁之理已存乎其中矣。顧仁存乎心之中。而心時出於仁之外。仁已立乎心之外。而心反求入乎仁之中。

於是乎離合之端見而往來之勢分主客之形成而久暫之分定仁之爲仁亦爲之去留深淺於其閒夫仁則豈可有去留深淺於其閒者哉吾嘗以此靜驗及門而各見其故殆無以過回人心未有不與仁爲一者私入而爲之二也私爲能遽入哉此必有授之以隙者而後彼得而乘其閒方其隙也我能覺焉卽合爾及閒焉則反與私爲一矣雖欲力返其故而終以私爲歸藏之地故不患夫私之必入而患心之與仁無親切之意也人心未有不以仁爲主者己勝而爲之敵也己爲能遽勝哉此必有示之以離者而後彼得而攻其弱方其離也我能操焉卽存爾及弱焉則反以己爲主矣雖欲自還其初而終與己有憑依之勢故不慮夫己之能勝而慮心之於仁無純固之守也回也何如乎回無異仁也而其心異回亦無異心也而其心之於仁

異夫人事深者天機日淺回又非離人事以爲治也日用飲食之故無一之不安於心者即無一心之不安於仁積之至於三月蓋未能臻乎不息也然不息亦已久矣嘗欲去者淸虛自來回又非守淸虛以爲養也見聞言動之微無一之不慊於心者遂無一心之不慊於仁循之及於三月殆未能泯乎不遠也然不遠則已復矣若夫其餘固無異心也則亦當無異仁也然心處既失之餘其視仁也甚尊以爲甚尊而毀及之境生以爲甚尊而危疑之情變以危疑之情當毀及之境吾見其飄搖而靡定矣又況有甚親者引之於後也心在既分之時其視仁也過難惟其過難而游移之見出惟其過難而惕厲之功類以惕厲之功挾游移之見吾知其艱苦而難居矣又況有甚適者抑之於其先也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蓋理欲不並域而藏各視夫心

之所嚮以爲向。所嚮在理。所向在欲。其僞也所嚮在欲。所向在理。亦僞矣。此貴乎致知也。危微不中道而亡。各從夫心之所習以爲歸。習於微。雖危而即歸於微。可必也。習於危。雖微而即歸於危。亦可必矣。此貴乎積誠也。誠由日月之至以求三月之不違。以馴至於無可違。而後知仁之眞無異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此與武伯章迥別。武伯章原是論仁。闖入曾點。便翻賓失主。此對康子說。因才用人。却正合旨。

康子看得政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

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康子。時文所必至。若從政之必取乎果達藝。果達藝之關切乎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要。不獨稱論

三子。此義未有發明者。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今日學者。只是被箇畫字不好。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上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已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曾說耳。冉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章

君子儒小人儒兩儒字。粘定不可拆。蓋指儒中有此兩樣。非謂以君子小人而又為儒也。

君子小人尚是籠統之名。自程子下為己為人註腳。而聖人之旨愈見分明。然非程子於中自造綱宗也。此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就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

形狀有術業。而眞僞出焉。爲己則眞。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爲己是正解。圈外遠大意。已隔一層。然謝氏所謂遠大。亦指義利公私說。非指勳業功效言也。爲僞而從勳業功效起脚。即犯爲人功利之病。正不免於小人儒之歸矣。讀書人心粗。見說若氏家國天下。便說是遠大。便說是合註。不知其墮入旁門小家。正背註意者也。即無爲小人儒。亦止在君子自己身上勘驗。自己意中分決。若從勝小人慰君子立說。亦正犯爲人功利之私矣此等處。文人求文章好聽。全不體會。然正係學術是非之關。不可不詳析也。

陳際泰文 有人焉。衣冠儒也。笑貌儒也。而叩其中。雖儒而不同者也。若是者分於大與小之間者也。**評** 亦有心無愧怍而見道不弘者。然畢竟儒之大小。亦只分於義利公私。**文** 君子小人。分邪

與正辨之在心術，君子小人分大與小，辨之在學術。【評】安得有兩樣君子小人？學術即心術也。講功利便不是君子，只是成敗利害上熟，便是小人，可不畏哉。

子游爲武城宰章

有聖人一片大道爲公，選賢與能心量，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看子游留心人物，識高鑒精，真宰相功用。時文一派妝點大話，直是膠粘不上。

雖二小事，正深信其生平。

觀大略意，從楊氏說得之。然楊氏之意，言子游精於知人，雖二事之小，而見正大之情，則其平生之無不正大可知，非謂節取其善而不求其終身之全也。

未嘗是從前至後驗過語，不是一番事，正是又悟其如此。

非公事不至。則其有公事多至可知。既因公多至。即有數次非公不至。亦以爲偶然置之矣。必久而怪之。乃始明其意。久而驗之。乃始信其行。亦必賢宰留心人物。乃能察其微而歎其賢。從爲宰之始至今日。從其至想到未嘗至。方得情事之眞。盡義理之至。

近世人品文章。士風吏治。都被幾箇幕賓游客並做秀才敗壞殆盡。須從大處看出二事關係。方是子游舉此以槩子羽之意。

做秀才。即當以天下爲已任。此時廉所不爲。安望其後耶。今日奔競秀才。異日豈可居民上乎。

陳際泰文以貌取人。雖神明尚或失之。其人雖狷。蓋在儒俠之間。

評毫無俠意。俠者七國盜賊之雄。不可以論士君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實證講義】聖人嘉魯大夫。所以罪主兵者也。夫誰敗魯師。而使之反以殿見乎。云云。【斷】凡論語所載。皆關切學者。若論人論事。而別有言外之旨。除非答人之問。則見聖人語默微顯之妙。亦所以爲教也。若特舉其人而稱說之。則聖人之言。平易正直。必無許多隱謎蹺蹊。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難。可以爲法。聖人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自克。此意儘有發明。未暇旁搜史策也。看程門呂楊謝蔡侯尹諸子。亦只在本文議論。然龜山推稱其功。朱子即以爲失本旨。獨取上蔡說謂於學者事甚緊切。猶嫌其太講得道理高。於本文未密。故列之圈外。而總論以爲本無異說。諸家橫出他意以汨之。夫於本文議論過當。尚以爲他意橫汨。况闢人閑議論耶。閑議論尚可。其害必輕略本義如篇中說不伐之美。只一筆帶過。他不是怪此意。也是要

爲那邊意。勢不可在這邊逗遛。便其主意不顯也。

入門策馬。辭不出口。非爲之反敘功紀事也。此正是伐與不伐之差千里分界頭。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出由戶。亦是道中事。

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出必由戶。亦即是道。但小事粗節耳。舉以警人最親切有味。若作譬喻說。則由戶在道外矣。人即不由道。無時不在道中。天下事物。總無一件不在道中。隨處提起便見。今講學者。都將事物放在道外。

道故不曾離人。人自不由也。

因由而有道名。道即在由處見。故訓道曰路。

誰能何莫。相呼甚緊。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文質彬彬對質勝文文勝質說君子對野史說然後對則說白文如此體貼

人謂君子二字不可作贊語玩然後語意是上四字正有損有餘補不足工夫不指現成說註中學者云云正解文質彬彬成德云云正解君子然則君子何嘗不可作贊語但不可以文質彬彬四字作君子贊語看耳

門人問註中損有餘補不足似文可補質不可損忠信可學禮忠信豈可損耶曰此文質在人氣象體段上說過於朴塞與過於修飾其不能彬彬一也與忠信學禮意又別故楊氏之說列之圈外若謂忠信不可損則忠信勝禮豈可謂之野乎又問向者先生有批謂彬彬句不指現成說然後君子乃是成德贊語正

爲彬彬中有損補工夫也。今批荆川文。又謂此意我在後好。却如何。曰。在聖人當下道箇彬彬。已是箇成德氣體。只是如何會彬彬。況云然後君子。則未及彬彬時。固學者事也。故朱子加入學者當損補以成其彬彬。則彬彬方有下落。而然後句亦分明。但作文必於彬彬句提喝學者損補云云。似又添出君子學者兩件說。不若暗藏於前。明指於後。尤爲渾然。此論文體。非有別義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人字合下句說。兩生字微有不同。

是生也直。直即在生內。

先有此直。而後有生。纔有此生。便有此直。人必還其爲直。方完得所以生之理。

終古有是直故有是生聖人之道萬世不易者此也。

此直字。與毀譽章直道不相干。

直爲性情學問之主。程子所謂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直字謂是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非僅爲直之義。能是而

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

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也。

生字指有生終始全理。自孩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

刻。直則是生。罔即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耳。此程子所謂

生理本直也。讀者錯認本字。遂將生字看作生初之生。要追原

反始。以直字當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看。害道不小矣。其病總

坐不與下句相照應。若將直字對罔字。人之生對幸而免。反覆

思議。自無此病。伊川先生第二作。較首篇講生字更切實。第後

幅直字。又攙和良知家言。學者於此理有絲粟不徹。便夾帶觸矣。況彼家之說惑亂最深錮。士大夫中其毒者。如油入麵不可洗滌。雖震川不免。何況庸瑣。

人之生也直。此何當緊照下句講。有此直乃有此生。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也。罔則生之理已絕。雖生亦幸免爾。後人說解程子生理本直句。將本字作自然無爲看。於是講章遂有即生是直之說。是重生字。不重直字。下句如何振合。其病亦從生之謂性與良知之說來。

人之生也直。此何須緊照下句說。惟生理[illegible]即失所以生之理。非任真自然之謂。帝王之政教。聖賢之學問。皆所以完此生理也。有謂任真自然是直。而無待政教學問。且反爲直之害。其說甚謬。如謂任真自然即直也。則安有罔之生乎。將罔之生

也亦直乎。抑政教學問反所以爲罔乎。吾不知之矣。

歸有光文 事有因襲而斆學者。或非此理之由中。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非有所因而學之也。直故也。**評** 斆學亦是直與襲攻不同。如何說襲學字。此亦中良知之毒。

羅萬藻文 人有其朴以盡天年。而豈煩聖人之憂乎。無聖人而人心不三代乎。**評** 此覺無聖人。人心便不三代。皆幸免耳。**又** 受中以生。而養以致禍。而豈維挽之與乎。況維挽之。而人心終不古乎。**評** 後世維挽。非刑名功利。即二氏禍福之說。便是幸免之法。非聖人本直之維挽。故人心不古耳。

人之生也直。亂賊之幸而免者。與之講名節。說倫理。說法律。總不足以治之。直以不是人爲例。則人類之憤滅矣。

子曰知之者章

兩不如只爲學者指箇階級作樣式大賢以上自不消如此說。

不如二字或奪人或奪境用處無方。

者字中有多少資學不齊在。

上二者亦自成一地位。

聖學工夫只有知行兩端知字中工夫最多到得箇知之者火候已是一半好與樂總是行中火候若不曾知得也無從好樂即有所好樂如金谿姚江之學亦能使人鼓舞顛狂却只是差異不可謂之好樂總只謂之不曾知也

下二層原都在知字中做工夫。

爲學於知好樂好用工到樂底地位君子所謂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者濂溪之尋孔顏樂處延平之融釋脫落皆此意也。

朱子謂當求所知好樂爲何物。外道便只說得心耳。

金聲文 學問者。精神之所居也。評 佛學只是弄精神。從莊子精神聖人之心得宗。子靜伯安又從佛得宗。正希好言精神。是其源流把柄。文 蓋若人也。雖索其脈善之意。而或無從也。又況其進爲者哉。評 道得好。脈善也何從生來。今人直是無干。然正希於聖學。但有脈善。遂覺異學之可好可樂也。只從知上錯起。文 一知則一息百年。可不更求知也。評 禪家有大事了畢。聖門無此知法。文 學有所好。苟若無所好者。之落落竟無一事也。評 渠乃以無無無亦無爲極樂世界。[illegible] 聖人之言。不附禮樂。不附政刑。不附理數。而空微於性與學者。惟吾夫子有之。中庸曰。夫焉所倚。作此等題。將何所倚。倚學耶。倚才耶。評 三之字。明指聖人之道。原不可指禮樂刑政理數。亦何嘗空微無倚耶。若離却

道字。即貪財好色。亦何所不可附此四句耶。惟之字不的。故知好樂二字說來皆論其器。知好樂真境。原倚之字爲旋轉。知之字指財。則知好樂皆財上情事。之字指色。則知好樂皆色上情事。此文之字。却是西來大意。故知好樂皆宗門境界。非聖道之知好樂也。于子嘗闢禪。此許却正是禪家機用。于子落其圈繢而不知耳。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章只在材質上論。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

民義鬼神分別處。便是知。先難後獲。主一處。便見仁。

民義鬼神。只合兩分說。側邊說纔作交互。或總講定專重鬼神一

遽發論矣。況今所講之鬼神，乃漢唐後二氏所言之鬼神，幷非
夫子之所謂鬼神乎。

金聲文 既敬鬼神而又遠之，〔評〕遠與敬是一義，加又字便兩背。
敬與遠則是一串道理，又須分別。能敬者必遠，遠者必敬，亦有敬
而不遠、遠而不必敬者。然觀作虛器、祀爰居，仲尼譏其不智，則
卻此何專爲不能遠者發。

知鬼神之當敬當遠，只合如此。必通於死生晝夜之故矣。卻其說
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彼諂事鬼與縱作無鬼論者，其愚
則一，皆不免於爲鬼所揶揄者也。

聖人所謂鬼神，指天神地示人鬼也。所謂人鬼，只祖宗與百辟卿
士之在祭典者耳。若佛爲遠裔邪鬼，及鄉俗誕妄之淫祠，左道
亂政生心害事，聖人所必誅，但當遠而不當敬，又不在鬼神之

例者也駁豎每援此句以爲佞佛事魔之助造中立不關之說其惑誤更酷矣學者不可不知。

敬而不遠即祖父亦黷祀。

智無定體附義禮以見此中庸知人知天兩知字即智也。

仁者就現成指點。

先難後獲自是兩層意知只是一層意。

先後是心難獲便有事在。

後獲不是終於無獲。

陳際泰文 無功之獲仁者所不恃也 **評** 總無是理何止不恃 **文** 日用之經世共目爲尋常而賢者何以貴其參評 **評** 難只在日用尋常處耳 **文** 蓋理在奧窔幽阻之地而重累以求庶有遇焉即萬無所得而意可以自謝矣 **評** 是差做工夫非先難也如其說

將索隱行怪。亦仁者之先難耶。【文】理雖本無異。且仁者終不以爲已獲也。而必欲致其難。迨難之而卒無加於先至之物。仁者甘焉【評】亦無是理耶。竟不同。只宗門不離故處耳。說來說去。只成一箇求獲之心。而故迂其作爲以取之。可以即獲而不受。終無所獲而故難。天下安得有此拗彆仁者。蓋天下本無不難而獲之事。亦無先難而究無所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只專於所難。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即此心。便是仁者渾然一理無私之本體矣。文只求先後二字說得纖巧。不覺正墮功利窟中。

先難要說得精切。是仁之難。不可只泛言難。

【饋貧糧】難字不即粘爲仁上說【評】先難後獲。固是狀仁者之心大段如此。然謂難不即粘爲仁說。不知所難何甚。天下豈有仁外之事理日用乎。此等評論。誤人最不小。

是說仁者之心如此。猶云有事勿正。仁者地步愈高。其心亦只如此。若謂得道必於遯世。是痴人囈語。若謂此事原無可得。又落魔外邪深矣。

是指出現成仁者之心如此。爲樊遲下手著力處。非此即是仁。謂從此思之。仁可知耳。

知者之事。仁者之心。兩者字。是從現成指示。與其言也訒不憂不懼一例。惟其是知仁。故事與心如此。不說如此去做知仁也。

陳際泰文 論仁知之心。**評** 註中分事字心字極精。併作心字不得。

文 務義而敬遠鬼神。此不務利於外。而乃得以身世自利者也。先難而後獲。此不務利於後。而乃得以性命自利者也。**評** 爲甚通篇只說利。領麟士謂照粗鄙近利四字立論。不覺爲之失笑。賢儒眼中直看不得塵滓一點。粗鄙近利。乃舞雩章註。粗貼辨

慰之答。部貼修慝之答。近利貼崇德之答。在彼章各有比處。不得混拈。况此章並無此意乎。即移彼章之註以詮此。亦須兼有粗鄙二字。如何只說利。

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指點直捷。者字方見分曉。務義兩事。若不足為智。正是智處。由事而指智。故不先下智者字。事可指而心難形。故就現成仁者指出他處心積慮樣子。與仁者其言也訒相似。先下仁者字。正有意在。

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為此也。

從此至知仁之全體。正有次第在。

子曰知者樂水章

知者仁者。是就兩種人說。不論其理。

此節知仁雖指兩種人。是就其資稟現成處說。不論工夫。亦不論全體也。三截節節自爲形容。無淺深之義。亦無聯貫之情。

就兩種人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追論過深。推舉過高。便失此理。

三股隨意舉似。說箇大段意理。固無貫串之義。亦無動靜。而以上下發明中段之說。予論此題。正不喜如是。

樂水樂山。只爲他便是我。所以分內外不得。

知仁本領。與樂壽相關。最難著解。但將非知仁與僞知仁與知仁之淺者。勘驗所以不樂壽之故。知仁本領自出。

子曰齊一變章

齊魯都從周分。都從道分。若將作。則但魯近道。而齊原悖道矣。

兩國之治原都是周道因祖宗功德有偏重其流弊漸遠耳
同自周道來却有不同亦是起先有弊病。
史記伯禽三年報政太公三月報政云云。先儒亦多不信其說宋
子謂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程子謂齊由桓公之霸太公之遺
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即至道壞于管仲不壞于太公也蘭巷
文謂齊初亦本周道正與程子言合朱子云太公治齊時便
有些小功利氣象尚未見得被管仲以功利駁雜其心大段壞
了。然則管仲之變亦太公原頭有以致之
所以爲變及至魯至道處須有著落
魯只要修舉振作
道字明然後可以言變。
王半山蘇東坡皆不識道字而好講變法其足以禍世一也半山

用而東坡黙。乃轉言新法之不便耳。使東坡得志。其作聰明以爲更張。當在半山下乎。讀蘓氏父子全書自見也。故儒者須先識道字。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太愚。所以撰出從井救人之說來。此雖字根橃也。雖字之前意曲。雖字之後語直。

宰我只緣看得仁者太呆。便說雖道如是耳。此雖字神理也。

孟子乍見惻隱。未嘗非仁之端。誤只在從之耳。

仁者當此。自有恰好應付大用。

黃淳耀文 聖賢以道殉身。苟不係乎君臣父子之大者。終無死地焉。評 兄弟夫婦朋友當死處也須死。文 死而無益者。聖賢不輕以責人。夫亦存其身以厚天下也。評 只論當不當。不論有益無

益不論存以為天下。文 所哀者井中之人也。所可哀者不必皆井中之人也。講 不是不救此一人。只無此救理耳。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為天下。不為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小大也。

堯舜猶病。正無損。能近取譬。即施濟理只如是。

惟智乃是以成仁。故君子不可陷罔。救人必先愛身。便落隔壁話矣。

凡處養題 發仁之難行者。未知仁之有妙用也。講 不是另有妙用。只是理明不如此愚耳。

可逝不可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

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為仁。不宜死而死為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張元或怙終。倒戈乃從義。不明此理。行自以為盡節。而適足以害仁者矣。精於智義者自能會之。

【合評】情迫則不暇審利害。勢急則不暇計成敗。正仁人之心。【評】過處卻在此。仁者不到情迫勢急。早已審計到此。卻不見其迫急。【文】不自卹其死。又烏能卹萬物之死。不自愛其生。又烏能愛萬物之生。【評】予每見任俠者流。即不敢與近。彼不自愛其身。何有於他人哉。【文】仁人之道德。皆人情耳。【評】卻是釋家見處。【句評】直提明爽。不用一毫擬議商量。才是我輩本性。若從仁不仁上商量出箇救不救來。紛然失心矣。學道人細參。【評】聖門論仁。正要從仁不仁救不救處商量出道理耳。若謂不用擬議商量。才

是本性不知蹉過多少了也有人舉禪家問路曰驀前才子判只爲擬開步多不是路他道與麽則不去也却與聖門之仁不相涉看正希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不但從之直是推人落水此正是不用擬議商量曰撰出箇救不救來不覺紛然耳可知大病只在少商量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非只一件之字即指上句

陳弘龍文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異端之說既明樹其敵而曲學之士復小成其間至於紛紛而無已**評**今日學者無成而卒至畔道不出此二患至良知家則併此二者故尤難救正**文**儒術分而大道隱天下各得性之所近有同本而至於異末者**評**如陸王乃本異非末不同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先儒謂仁字最難訓以其不著事爲不論地位也如博施濟衆豈不是仁者之事然夫子却以爲聖而不止於仁仁譬之水聖譬之海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水也則水自另有作物在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仁之體能近取譬乃爲仁之方只此便是夫子善訓仁字。

首節

在子貢說來不見博施濟衆之難。

[illegible]若斯之難也則事於仁之過也賜行勉之矣彼三月不違者固瞿瞿然在陋巷中。而一匡者器小也[illegible]不違不在陋巷器小不關一匡要將事字一例看何事於仁猶言何爲止於仁乃語助非實指事功之事也然以虛字爲實字其失在名義文

法。其過猶小。卽作實字看。亦應作此事何止於仁。不應作何至事於仁也。卽以博施濟衆爲事。事字未嘗不好。只是高遠難成耳。若說事字不好。何以云必也聖乎。又云堯舜猶病也。聖門之仁。未有離事物而直指心性者。卽下文立達近取之方。肯詎非事耶。只抹壞事字。直與聖學離叛。不僅名義文法之失。其過甚大。不得不辨。

聖乎不是住語。

施濟是仁之事。却不是仁。

夫仁者節

夫仁者三字。是上文轉語。是立達二句元神。脩置不得。

欲立二句。就仁者指出其心如是。非謂凡人之心體皆如是。亦非謂但存此心而已爲仁者也。故夫仁者三字。脫略不得。混渡不

得。

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人都混過。

陳際泰論仁者。論其心而已矣。而不必論其事。評曾得不論事。但事不若是之難耳。又事可說而出之者也。評不說到此。只真心博施濟衆也做不來。又此子貢博濟之說。夫子斷焉。而獨取足於心也。評原不曾獨取足於心。有心便有事。不論事。只論心。則心亦易說而遁矣。夫子之意。非謂博施濟衆專求諸事。而不是心。亦非謂立人達人。專求諸心。而更無事也。但心從近推。事即從近做。不如博施濟衆之求諸遠且難耳。

論其事。則堯舜猶病。而立達則正堯舜之心。非堯舜不可學。而別尋仁者也。

須知而立人而達人却實有事在。

【歸有猶發】天下無心外之仁。【辨】混語似是而非。此中有良知家當在。【駁】亦無仁外之心。【斷】其有仁外之心。所以有求仁之方。【駁】論仁之體者。不外乎心。而求仁之功。亦不外乎心。子貢乃欲擬之於堯舜之所病者。多見其空虛曠蕩。而愈不得其原矣。【辯】子貢病爲泛濫駁雜耳。空虛曠蕩。則徒求之心之病也。夫仁者三字。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不是空空言理。亦不是凡爲人心能如是也。凡爲人心固應如是。天命本來。誰曾欠少。然氣拘物蔽。誰易完全。所以夫子又說能近取譬可爲仁之方。故立達節須從仁者二字體會。不得單提心字。

夫仁者節。指仁體如此。凡人之心。無不同具此體。然而氣拘欲蔽不可得而見也。故下仁者二字。是現成仁者之心。不是凡人之

心皆然也。故末節示以求仁之方。正是下手處。正有實事在。汜
過不得。輕略不得。時作動云取之一心而已足。是八荒吾闥。佛
性通滿法界也。

夫仁者三字。言仁之體如此。作人看固非。欲立欲達兩句。是囫圇
話。總見仁之周流無間也。分析亦非。天地聖人亦必先自盡而
後能盡物。自盡者。天地之心。聖人之情也。至於盡物。則普萬物
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矣。立達二字。各兼內外。時文都說得一
偏。

人已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

而字是兩層。不是兩層。

而字是通貫樞紐。

此節是已到底。下節是未到而求到底。此節正對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可謂仁乎。時文俱混說。

能近取譬節

歸有光文物我之未一。知其必有以間之者。而務爲強恕之功。**評**與上節分界的骨。註中強恕意。正從之方二字體認出來。

此與上節一滾不分者固非。強別安勉者亦未是。仁者節是說仁體。未節是求仁工夫。所謂近取。推己所欲以及人。即上節立達中用工夫耳。

不要只講近字。須講取譬及方字。推行交接處。煞有寔際工夫。非反照即得也。反照即得。仍祇是上節耳。

能近取譬。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附此章文

觀聖賢之論仁。普推其心而用無不全矣。夫博施濟衆。未嘗非仁

而以此求仁。已先失其本矣。誠取譬於立達間。仁亦求其至近者耳。今夫天地萬物。皆吾一體事也。而以爲有內外之殊焉。是岐而二之矣。主內者曰。八荒洞然。皆在吾闥。此其說虛而無功。於是乎學者欲以實驗之。凡天地萬物。有一不得其所。非仁也。此其說較實矣。而吾謂其虛而無功也等。何也。一體之全。夫天地萬物者。其理也。一體之不卽全。夫天地萬物者。其勢也。理本然而不能卽然。勢不及而有以相及。則一體之與天地萬物。自有其親切之處。求仁者之所以實致而可爲。昔者子貢思仁者之治不見於天下也。慨然欲得夫博施而能濟衆者爲而猶幾幾乎未敢信其爲仁。嗚呼。何仁之難也。夫仁之爲仁。下學與聖人同其責者也。帝王與匹夫共其任者也。必博施濟衆而爲仁。則必有聖人之仁。無下學之仁。然後可。有帝王之仁。無匹夫之

仁。然後可有聖人爲帝王之仁無匹夫而下學之仁。然後可。不寧唯是。必博施濟衆而爲仁。則聖人不能。不如下學。帝王不能不如匹夫。聖人爲帝王者不能不如匹夫而下學。彼水土未平。頑讒未革。誅殛未措。鳥獸草木未時。而君咨於上。臣儆於下者。所謂帝王而聖人者非耶。然且不得爲仁。又何遽爲聖哉。嗚呼。何其難也。夫仁者非難也。仁者之心何如乎。已欲立而立人矣。已欲達而達人矣。非有所擬議而然也。非有所準量而出也。吾正吾性。即與天下正其性。吾遂吾情。即與天下遂其情。仁者之心。備。大都如是。仁之爲仁。豈有歉乎哉。而抑有歉焉者。則反之不能得其通。而推之不能實其力。亦未知夫爲仁之有方也。仁之爲道也極乎自然。而求仁者則必出之以强。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强合之迹。我自盡其所强。而自然者即得乎其中。仁之

為道也本乎大公而求仁者則必驗之以私天地萬物皆與一體有自私之意。我克擴其所私。而大公者即全乎其內。故井田封建。靜悟於生人之初。禮樂兵刑。熟悉夫飲食之故。生殺者志氣之舒慘也。厚薄者手足之親疎也。澤必遍乎百昌。固精微之自周。治不過乎九州。亦等殺之所及。帝王之仁以此。匹夫之仁亦以此。聖人之仁以此。下學之仁亦以此。帝王非有餘匹夫非不足。聖人非無憾。下學非難幾。能近取譬。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如必博施濟衆而為仁。何以處夫匹夫而下學者也。幷何以處夫帝王而聖人者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九終